七錄齋詩文合集

乜錄齋集序

天如爲諸生時即有集行於時學士家咸樂諷詠之及成進士官石渠歸所著益廣乃輯前後所爲古文及詩梓之以傳蓋諸體備矣予讀而嘆曰立言之道未有盛於此者也天下義

理歸於文字文字歸於六經自六經以降作者言人人殊然其大旨不謬於聖人莫不足以匡風俗正人心宣王教明禮樂鏡善敗之跡稽治亂之數故垂之數千百年其說可與天地終始而不廢及道風彫喪大義漸湮

士多泛濫辭章罕究實用有譔述雖
廣號爲雅贍而無一言之幾於道若
士有志通經固守章句而文采不振
以致兩家之士交譏揆其所至各守
偏曲未爲通論也夫姚宋不著於文
章劉柳無稱於事業自昔所嘆兮亦

以爲遷固之文章無程朱之理學程
朱之理學無遷固之文章玆事難兼
亦天所限求其並至實待曠才
國朝文凡數變當
高皇帝定鼎靑田金華首參帷幄之謀
其文雖沿跡南宋然典正醇深一代

開創之功不可掩也至
敬皇帝時海内熙洽士皆喜爲詩文北
地信陽以秦漢之高響滌胡元之舊
習天下靡然從風以爲古學始復顧
是時
明興已及百年矣迨

肅皇帝之世右文崇化懷才之士咸思
鼓吹風雅助揚休景説者方於漢之
建元宋之慶曆人文於茲爲盛然七
子之流推轂必首元美今讀其集即
有儗議未化至於兼總條貫備有衆
體其才固非餘子能及晚年猶悔不

從經學入謂少時爲詞章所累信學
文本於經舍是求工未有極其至者
也天如生於元美先生之鄉而才縣
天授智禀無師凡經函于部迄歷代
掌故家言君子小人所以進退夷狄
盜賊所以盛衰兵刑錢穀之數典禮

制作之大無不搏極群書涉口成誦
至其援筆爲文氣高風逸昔人所謂
研京十年練都一紀者天如援牘如
宿成文不加點高騁遐矚千里之外
萬年之遥若在眉睫體合自然之華
動有烟雲之氣誠文家之樂事間代

之逸才矣夫古今論文岐指殊趨溯厥源流兩言可盡成法在古變化繇心而已故舍古法亂泥古法亡繇左國而有史漢繇史漢而有韓歐諸家其法未嘗不相貫而神明之能各有獨至不可相襲天如所爲詩文上自

秦漢下至唐宋諸家時狎出御之不
名一端其所本者六經也所明者道
也所用者史漢韓歐諸家之氣而非
區區規格與其辭釆也今讀集中所
載大者懐當代之深憂明萬古之理
亂可以刹社稷福蒼生而其小者雖

弁詞短簡偶爾酬贈之文而仁義之
言忠孝之思汲汲然以天下人才爲
巳任而成之惟恐不至有令人誦之
而頑者與懦者立貪者廉砥行立節
之士懽欣鼓舞而不能自巳者此尤
其性情所形非徒求工於文者所能

至也夫聖賢之言見於詩書禮樂語孟之書者皆其迹也而所存於中則惟是望天下以孝友忠恕之道仁人君子之行使感之有以通觸之有以悟故教化因是而行人心因是而正昔人有讀集至百餘卷不見一闡明

理學之言以爲世道大憂天如之文
其原本在明理盡倫乎故曰立言之
道莫盛於此豈後世能言之士可得
而相絜哉嗟乎惟天生才實艱士或
少負述作之志而困於憂愁患難顛
不能竟其所學及既通顯又有獄訟

簿書兵農錢穀之司雖欲成一家之言而亦有不暇至於官以讀書爲職又性好專一無寒暑晝夜少間卽欲無所表著於後世得乎則天如之得以竟其著述不可謂非天之善成也天如將益肆力經史之學以補前賢

未及求之古人未知誰匹要在
昭代則北地瑯琊之間固非所以相
處矣
崇禎丙子夏六月金壇社弟周鍾頓
首拜譔

七錄齋詩文合集序

南榮趎來學老聃贏立蛇進而後敢問聆一高論若飢十日得太牢公明宣師事曾子三年不成誦學其居宮庭接賓客立朝廷劉獻子曰入孝出弟忠信仁讓斆學之本儻不能然雖

下帷針股躡蹻從師止為士龍乞雨魏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不信然歟夫子少貧士安書淫慕府書櫥杜鎬萬卷不是過立身忠孝敦廉養恥言不違理行不違則道充身安銖軒冕塵金玉百城之表無殊樂令楊萬

里一見張魏公終身厲清直之操從
夫子遊大約先修品地次通經術尤
耽獨爲君子講說經傳可與侍中大
春紛綸奪席敦尚友誼堪同朱暉樓
護養身信心死生貧富貴賤間㵾㵾
得夫子交道焉至撰文賦詩楮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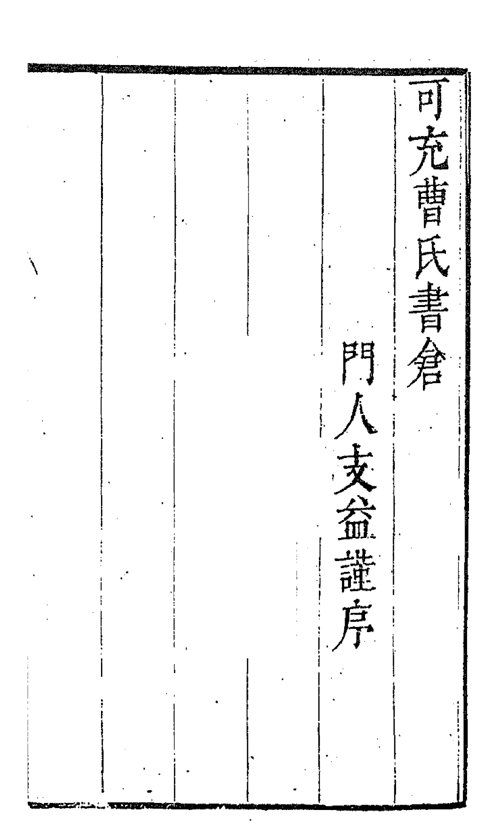
點筆無停毫江洪蕭文琰共叩銅鉢
響絶即就語語六通三明登峰造極
起衰濟變唐擬昌黎行道救時宋方
永叔或爲赤城雲霞或爲塗山圭璧
或爲太羹玄酒或爲鳳舞鸞翔斟酌
百氏製成一家夏侯湛溫潤見孝弟

之性許景先豐美得中和之氣吾夫
子傳記忠孝節烈義俠諸篇反覆周
詳類數千言不盡夫亦其性氣然也
史稱馬融所注有孝經論語詩易三
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離騷所撰
有賦頌碑誄書奏之屬凡二十一篇

後世多之夫子年未强仕著述刪正
周匝經史生平不知碁局幾道樗蒱
齒名賓燕之騎不輟書卷周公旦朝
讀書百篇暮見七十士庶幾近之語
云蚕箸頭而黑蠹食柏而香素綠之
質附近朱藍益偏貨作食竊聽户壁

已幾十年驅車入穴擣虀啜茗誠未
夢見萬一爲高業弟子然式瞻儀度
親承音旨醯醬旣加酸鹹異味屏去
帖括訪逸酉陽映月望星然糠自照
捧夫子十年之筆集成二十餘卷先
梓公寶菽讐三五不愧宋氏道家書

或得效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
各置三本任昉家貧聚書萬卷益著
是集作萬卷家藏護以竹漆百年如
新當不異黑水碑商山記傳入新羅
諸國豈若唐山人瓢中故紙浮沉江
漢間也雖然竟夫子之業而續行之



可充曹氏書倉

門人支益謹序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近稿卷之一

七綠齋文集近稿卷之一

婁東張溥西銘著
同里張采受先選
金沙周鍾介生閱

宋胡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序

胡明仲先生讀史之文世不多見其節錄者往往著於綱目然去取略矣汴宋以來儒者好議論分善惡管見一書或病其責備賢者言辭過甚又謂以成敗論人所見未廣二者皆非也先

生承文定之學明春秋之指建炎中屢詔擢用首格和議賊檜銜之貶置新州當時忠孝發憤著見言論不得已託古人以寓志其所流連三致意者惟孔子攘夷齊桓復讎爲亟至於戒日食闢異端憂小人之進君子之退生民日蹙而刑斂日繁恫乎其傷之深切著明自周威烈迄於五代其間王侯大人行事無異於春秋十二公也朱子嘗稱管見議論唐鑑不及綱目旣成中所折衷多本胡氏是故善讀史者取通鑑管

見綱目三書合而觀之然後知源流之一是非
之正也溫公奉詔開局著成通鑑各代考次功
非一人蔡京宗王氏之說春秋既廢史學益衰
通鑑雖蒙御序學者畏不敢觀卽或有慕而讀
之卷帙猥煩大都不竟又孰有明其得失助其
未逮者自管見書出朱子始敢一筆一削取通
鑑勒爲綱目今觀其書諸葛之伐魏不可言犯
晉王之擊後梁不可言寇大義獨斷皆管見發
原及其談言微中謂諸呂之誅功不始陳平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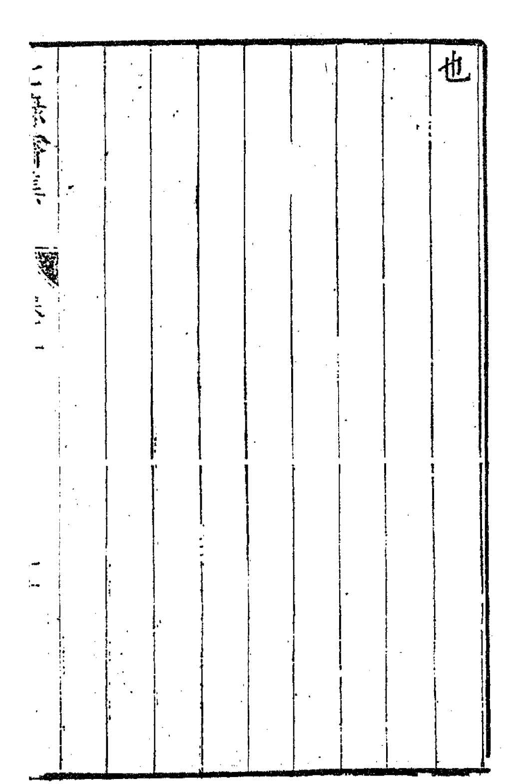
勃後漢之亡罪不專景延廣諸若此者亦何嘗兢兢成敗責人無已哉傳者又言張南軒宋之大儒胡仁仲則先生之弟也南軒譏管見之作專爲秦檜仁仲嫌其立說苛刻欲燔其書而不果抑知世無亂賊春秋不作宋高之時亂臣賊子孰有甚於檜者痛言之猶恐不悟何有於隱仁仲厲辭絕檜疾惡之嚴不異其兄而獨非所論此或家庭挹損忌諱之意非本心也舊刻管見二版皆滅沒譌落予閒較定復爲分著年月

標括論旨編次一目通見長短以爾公好讀史
强其公之人間世有患通鑑綱目煩重難舉者
此三十卷足以應之矣然以管見之能辯能斷
即深於二書者尤不可不讀也

沈鉉臣詩草序

今日言吏治者海內爭稱沈建陽建陽閩劇邑沈令君鉉臣予同門友也鉉臣治建陽凡三年如一日大槩不出傅丈人兩言清則寬綱行勤則事理而已廼委蛇退食間發歌詩須臾輒奏數什客歲入覲遇予吳門出詩見餉皆清峻邃深之句予戲語鉉臣昔劉臨淮自矜作令惟不飲酒爲奇術作詩亦飲酒之别毋乃破律鉉臣笑曰子路百觚不害治蒲屠畤術良未聞不能

詩者子何言之反也大噱別去及歸相見詩成益多津梁之什道路之篇涉目諷吟必極情性予更歎詩非其人不工古者格言於鉉臣尤信鉉臣生平純德師法必言聖人成名以來敝居布服恂恂書生爲令久家且更貧廉乃士之一節不足爲鉉臣揚詡鉉臣亦不獨以此名要言詩人恬淡之趣斯爲近之故可述爾鍾常侍倣劉士章作詩評云詩審賓實長於九品較人七略裁士今讀鉉臣一卷詩信彭澤少陵非河漢



也

陳大士會稿序

大士之文孤行天下已三十年今日始尊爲新貴之牘家諷戸習卽讀者例以房書文字目之於大士生平作文本末未嘗一過問也甚而好立奇怪者低昂褒貶以示高則近妄矣一科之文類有絕尤不攻其尤不能表異此近者選文之習亦何與大士哉大士四書文滿觜讀未易竟予謂欲廣其傳殆有二說通取所作盡布刋刻長篇短言備極大觀不加點評任人自得此

一法也否則先擇選家後辨去取刪論精要字
櫛句比出其精神亦一法也全刻既病未遑勢
必出於刪選此事何可輕屬知非介生受先不
辦矣介生於丁卯之冬選大士傳稿誦讀徧海
内今受先復集其已未刻諸篇名爲會稿與介
生相表裏迺信司馬子長讀戰國策馬季長讀
漢書知言不易非獨古人也受先衡量文字不
槪褒許其引繩大士尤嚴凡小品碎金悉割去
之別爲數種不入會稿曰予先其有用者予常

知大士最深時向予謂大士文大都體釋朱註
夫輔義莫大於有用莫實於尊註二者誠大士
之所託也其它諸子百家亦偶取為輔如詞采
兵衛之說耳讀者奈何視藪澤而不覩寥廓乎

壽程母李太夫人八袠序

癸酉之冬程畸人先生母太夫人八十春秋高矣吳越之士凡受教於畸人交於畸人之子智求驥稱者咸負幣獻言時畸人治博平地濶二千里遠弗能達也越一年而俞子懷兹告行同黨各以辭託誠予辱追隨畸人出蒲坂楊夫子門下又素齒遇於畸人父子雖未登堂具衣冠拜太夫人於門屏之間其附子弟以禮通名一也往者畸人令當湖愛重聲氣時語懷兹要介

生相見復令智求驥稱師介生介生素高簡郡縣爭交之不能致獨感畸人誼乃一命駕飲且至醉智求兄弟向懷茲言太夫人時聞介生來喜動顏面戒庖滌濯踰於宅客子孫是知太夫人教家以義尊師篤友其享有文子文孫不亦宜乎畸人考最當諫官重侍養太母廼留居南遷司馬大夫又二年出守博平夫諫官屢文石踐赤墀親近　天子進其法言一不當輒斥去或朝左掖而夕田野者有之聲名立矣其於

國家之事負長願而不發者往往然也太守位
比諸侯州伯邇民而事總至凡治境地必以千
里民必億萬萬縣所不能理者理之藩方之長
巡行之使文符簡攝所不及者郡親稽視不踰
時畢服或三年而報政或五年而書績累秩增
考志意所欲為無不究於其下又為時久可以
深盡人心視諫官不得行其言而伏不復彰者
其成物廣狹亦何如哉太夫人望畸人也遠欲
其為　天子以利民也甚至平居昜勉謂無髗

貴仕無冀速達惟漏百姓致身始顯是以筮仕
當湖久居不求其遷令官搏平當代時且過矣
未嘗汲汲欲去太母之教子知宜民而已彼稱
說中朝夸舉體貌者豈所計乎搏平當水陸孔
道自北而下東南而上軸轤車馬日不知其幾
千萬達官貴人聞畸人之名禮見交歡儒林文
雅之流往來其地投詩文於門與智求驥稱名
友聲者又日不知其幾莫不稱甘棠聽訟之詩
美考叔錫類之義懷茲扁舟溯流而前出余文

進之畸人父子并告太夫人意於輿人之言或
有合也

楊又如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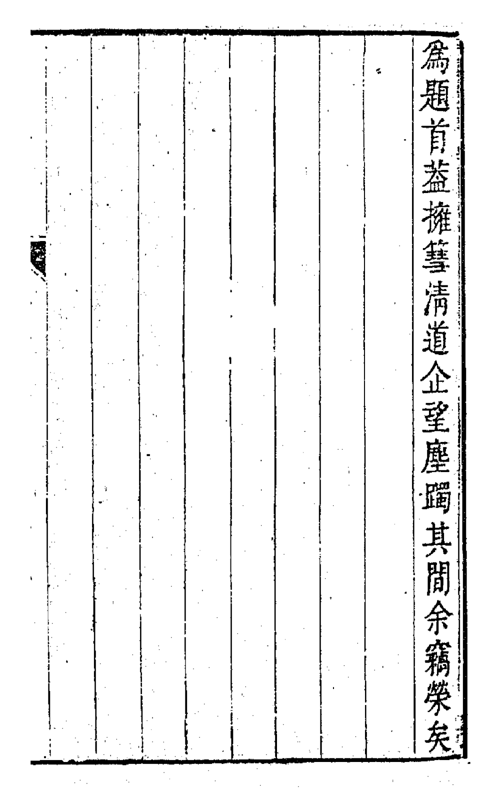
別澹石久頃從又如懷袖間得其十行言僅此耳文章朋友之情已具澹石交廣意嚴於世少可獨稱達又如勸以遠游又如自楚涉吳吁呼黃鶴之間徘徊牛首之下瞻望古人所謂恕先在焉呼之或出也洒放舟𧗠江侯子三日出新舊文各數十受先爲之品次著其精微余讀未半惟有驚歎旣愧門無詩書可當貢公綦履白顧曩作猶然令人益信楊子過人遠矣又如語

言鈔天下向所著文稿奇蕩深博題曰硯寧近文綠約其名不敢夫毫毛可滅着紙即鮮石墨相附字久彌顯文章亦然得其說者在唐子西之銘也

文用昭稿序

庚午之役江右諸子之試於南而得雋者三人曰文子用昭楊子伯祥丁子維熙皆其地之名通魁傑與大士班輩者也予問語伯祥十數年來人士尊經慕古風氣甚盛若言始事歲星有歎相與唱呼者豫章吳下數子爾今幸齊齒籍同宮牆毋忘前者勞苦伯祥欲獻久之辛未試於春官伯祥第二用昭卷為方書田先生所最稱賞以一字抑置先生每向人必太息言之今

則用昭遇矣縱觀三子雖維熈巨前有伏雌之歎然以用昭言輒效顯知同聲之應無患乎久遠弗聞也用昭履方守正道力深重其為書生時即能矯世華俗今臨千里之郡奮生平之節物望而化何止於文然則劉彦和有言夢執丹漆之禮器隨尼父而南行予猶以為彷彿不若今日親見賢者之行事議論也往者大士序用昭之文以為雄分似山英分似水用昭山水兼之余誦其知言今因盛李侯兄弟彙鐫諸稿繆



爲題首盎擁篲淸道企望塵躅其間余竊榮矣

歷代名臣奏議序

古來致治之書編年莫大於通鑑紀實莫備於通考然通鑑整齊往事治亂兼設通考證據舊聞不厭煩博及乎明君顯相貞臣碩士尸語辯對之文封駁頌諫之說或一概捨置闕而不錄或以意節取錄而不完使後世讀者不無撫膺太息想象其全當時司馬溫公置局自隨一十九年馬氏父子兩世聚書續成大業豈不欲弘收並載華其所傳顧以詳紀事者畧考言急徵

實者綴虛論限於作書之體不得不有所棄亦
明以告諸將來助彼不逮也　明興典籍咸有
文皇帝稽古作人詔翰林儒臣黃公淮楊公士奇
等采古直言纂錄成書賜名歷代名臣奏議於
是昌言畢張贊治資化足與通鑑通考二書比
烈矣然奏議雖　詔頒學宮世無其版余小子
生長三十年未嘗一見詢之郡縣學官掌故有
愕不知爲何書者辛未游京師始獲寓目心好
讀之徧購不能得歸訪之藏書家多云無有又

之同社友人出一本相示字閒摩脫難識最後
得太原藏本相讐正乃竟讀竊歎謂
文皇放黜百家獨明聖學尊經則有四書五經性
理大全信史則有歷代奏議博物則有永樂大
典大典卷溢二萬諜梓未成本藏內府不達民
閒好古者欲見未繇吁嗟而已奏議與諸經並
列明令天下學人共通其義而牘版不行受讀
無路絕而不問同於禁書其誰之責閒覽先民
纂取大全刪括性理本帙通流誦習幾徧意其

法亦可施於奏議又不敢借忽卒依原卷標指詳畧踰二年成刻私爲之論曰古有云左史記書右史記事事則春秋言則尚書然則奏議亦古尚書之流也唐虞以來君臣問答之外無他文字降及後世盤庚諭衆周公告商煩辭諄復世變激然非得已也夫以君命臣則言以臣答君則言以父教子則言以子諫父則言以兄弟寮友相告戒則言非此而言者皆多也是故騷極屈宋賦盛馬楊詞章之學君子以爲無益於

治國不究於宜民雖糜弗講可以無識若事關
奏對言繫國家在上而不知必有失道之憂在
下而不知必有害公之罰永樂十四年十二月
壬申奏議書成進覽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臣
能盡忠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見人君之量人
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作今日耳聞爲臣
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
命刊印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臣嗚呼大哉王言一哉
王心見於斯矣古者盡人皆諫不設諫職後則
恐人不言迺立不匡之刑置諫議之官夫刑以
儆不言而末世乃以言刑以諫名官竝以責人
言而末世則謂非諫官即不當言何相謬戾乎
奏議之輯非獨察古鏡今亦急致讜也殷監夏
周監殷戒漢必以秦戒唐必以隋因近世也昭
代之鑒莫切於宋故奏議載宋尤詳然文章爾
雅之指則漸遠矣西漢奏事率尚簡直簡則明

直則當疏言之體也文因世降則簡者益煩直者彌曲陸宣公之奏疏陳同甫之上書劉去華文文山之對策皆當日時所艷稱後代所師法絜之於漢不無駢詞贅語必經删薙然後雅健可觀讀而不厭況他文哉沿至今日奏議不倫殆有數病詳於頌聖而略於言事寄於聽顧而疎於考據學問不必其生平而因乎風會文詞不必其選擇而安於便陋遂至沐浴入告不異文移齋宿獻言或同俚諺苟非代有偉人力扶

其敝未有不貽[illegible]局都見慚委巷者也然詳論原委古今長短亦各有端詞尚體要言無妄費今之不如古也觀變熟多援證周篤古之不如今也假令當唐德之猜主不發痛哭值宋高之昏辟猶尚諷諫是亦鄉飲酒治軍市行采齊趨肆夏以救火也且程朱篤論廣川或有未及蘇子格言雒陽亦間弗如大抵文繇風氣智巧不能齊言從道理至者不可易有能援不易之理反往古之風彌綸時事不備典雅斯可謂善諫

矣或以奏議但載篇章宜絶口語然張良對漢
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對昭烈非面談乎
祖宗作書之指采擇所先烏可缺也班固敘叔皮
曰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余
雖不敏竊嚮往之是故左國諸子戰國縱横之
言爲奏議所錄者備不敢遺誠愼之也且壺關
三老之訟太子湖三老之訟王尊豈漢世市里
老人皆能爲文亦司馬遷班固記事潤色之功
耳然則古今奏對之傳與否作史者其與有責

焉余又有不量者奏議雖從分門仍當編年設

去羣書雜說家居私策諸文專引奏對據綱目

之例具列月日粲然明書使人因事惕息以用

其言與用其言敗亦足以訓庚更二年可續成

然懼弗任也

壽沈養仁年伯序

往者沈子伯敘驅車北征予與維斗追及於邢上並策銜同館食燕語之次道其大人居家弟見聚首之樂余時聞而拊膺旅人之歎惻然有加余少失父悲不及侍常設想象令余父假以長年至今日親見諸子成立少者皆壯四方賢者軒騎過從分庭列豆時出鮮旨諷論道義繼以詩歌意必愉愉稱善或可忘老乃知伯敘兄弟今以英名盛歲朝夕侍養仁先生於堂上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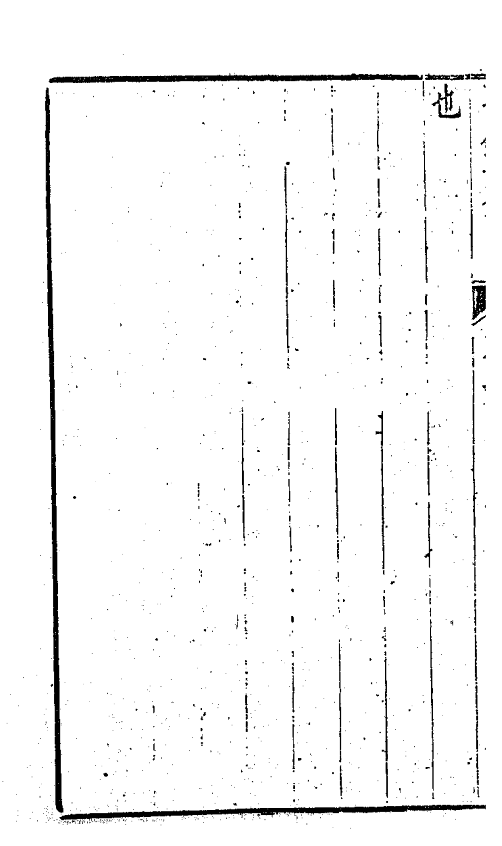
造物有意厚遇之非適然也先生素居城東擁書偃仰經年不一出門二子治經長春秋言有名聲郡會子弟與他邑英雋爭奉伯敘為經師癸酉之秋伯敘繇北雍應貢舉時大行姜端公讀其文驚賞之名次第一顧以殊書脫落抑格外伯敘既放南還私語余曰士于遇合偶也詭而失之固非所望獨大人當齊年宗族鄉黨上尊酒媿無以佐歡娛以是悵恨然察先生意殊無間輙進伯敘勞苦之謂子所有者大豈以目

前望子夫父子相命窮達一情或適意咏歌或吁嗟不遇連形共域不存怨怒獨功名得失之際縣而嘗之不能無疑卽墨而不言憂傷之情見於顏色此葢孝子所最難爲懷慈父母一時所不及制也先生嚮以公卿期伯叙一旦臨貢舉得而復失憂喜一無所嬰非獨知子者深亦其內養素也聞之養生之家禁絕外物斷棄世事其說以爲凡情近於人者皆其所拒然遁形山谷而耽心好爵致精服食而好談王公所謚

無上古之一得而沾沾百年以自託若是者據
蒲望賒縱幸獲期願亦稽生所云多同之流一
切之壽有道者豈許之哉觀於先生之無迎無
距遺物而忘平居靜約不急富貴真足以稱長
者名至人矣今之夏文宗較試童子王當姓名
中最選伯敘又語余曰吾家新博士弟子久負
遠志此不足喜喜其爲老親慶子不可無言余
乃唯唯曩之戢伯敘名動四方將扶搖而復止
同人疑且駭以今觀之殆以俟其弟也余欲頌

言者屢遲至今日乃發似乎後期蓋亦有俟也
今日因泮宮之頌以續前請又展一年而伯敘
兄弟並游　王國爲之賦鄂韡咏同朝以進於
先生知先生安之淡泊自將與今無異也伯敘
行履醇至郡中有太丘之目以二方比其兄弟
也邇者館穀於婁婁人聽其德容深敬愛時向
余問先生雅量余曰不知先生但覩伯敘夫壽
不必及旬適於其會壽人者不必當期引情而
發郡國有隱君子如先生者日飲酒時獻言可

也



劉伯宗房稿論文序

房書之選莫甚今日以予所聞吾黨諸子選本殆有十餘臥子受先子常麟士吉士本最先行伯宗次尾繼之介生維斗石香所選乃晚出指論各殊宗尚一致易曰君子以同而異斯可見矣予既序受先之選伯宗遠命復不能辭又念伯宗以論文名選指存中正在公兄弟刺辨家庭父子述作斐然可觀此書雖小亦西豪舊里之志也年來選役每見多變往時登選之文大

都褒歎葢執選事者取舍之際出於誠心謂其文之不可廢也然後表而著之其風一改流爲譏訕蒙選之文被彈彌酷原其本意欲新人耳目便於通廣於是志之所喜揚文增麗情之所惡屈辭加辱觀者不得其解直以爲然或驟而相驚樂觀戲謔棄文不御訟言彼過然則房書之選乃人喜怒之一物其無當於文譬之瞽夫論星或溢美爲工或專譏示直不知命則一也伯宗父子矯枉就平法嚴而指恕有古者忠厚

教人之遺風余所以樂誦也設讀而不能起者

亦鸜鵒不踰濟貉不渡汶耳烏足與量大乎

房稿王風序

以石香之才猶然俛首從俗論時尚乎帖括豈得已乎然馮敬通有言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簑不御二者更爲適者也三年之間房書一見此亦堂裘雨簑適當其時石香即棲性簡澹又烏能背時不言哉然石香覽涉神速前助予較論文字日了百義無一字疎脫今王風之選爲目較諸家最約而成書獨曉得無勉强折肱非性所喜徘徊不前遂曠時日乎顧石香語余曰

選文之難難於作文今日爲甚一文之出評者百家進退愛憎各以其意好事之目不覩本文先察評論隨聲短長波瀾在口亦各欲予雄耳何嘗有當於文字哉予不欲自爲選惟因人之選而正之故不敢遠斯言也予聞之介生君常維斗雍瞻皆然其曰王風者所以別於列國也風雅頌之體殊而義無升降然貴人三百之言一時見榮之語若房書者則誠古者風之屬也

雲間幾社詩文選序

今

天子詔下禮官孶孶以進文學選德能爲務甚盛事也　詔書到郡縣吏史左右顧升堂受命書其邑之人上應　明詔率逡巡不敢發深山白髮之老聞　詔書歡動顏色或有欲呼泣下恨生非其時者其它高才子弟年未任衣冠即提筆走謁官府願頌太平通商籍終身爲聞人然度其時勢不滿三歲天下之人不出獨雲間

諸子異甚凡詔書之言皆其所素爲辛未之秋
聯事鄉黨治古文辭者九人壬申冬成二十卷
悉所期約其未期約而自譔述者不在其中讀
之體不一名折衷者廣大都賦本相如騷原屈
子樂府古歌繇漢魏五七律斷繇三唐贊序班
范誄銘張蔡論學韓愈記彷宗元至時事著策
經義敷說别爲一書自夫四海之大百歲之久
不能有也諸子生不出里閈年未及强仕爲時
幾何其言滿堂不綦盛歟庚午之役余偕勘卤

閒公臥子燕又東歸論著作抵夜分臥子奮曰
誠如子言即不得官可不恨大聲慷慨舟人變
色辛未彝仲燕又與子罷春官歸謂子曰今年
不成數卷書不復與子聞今其言皆驗予獨俛
仰客中無所發舒又不能勸說同里蚤夜樹立
彬彬有聲辭命間一旦誦　詔書盥沐不給寢
興太息甚愧諸子于暇豫矣或謂諸子文辭太盛
無束帛丘園之義疑與儒者不合然則六經非
聖人作乎委巷之言君子所鄙言文行遠四國

賴之且其人孝於而親忠於而君即不文猶傳又有文焉其事全矣今人聞談性命不察其生平稱爲儒家者流方言里諺視若太玄謂聖人在是諷雅頌之音覽竹素之字則等於鄒衍九州濫耳不信此固　明詔所不許亦諸子當日所竊笑也

江北應社序

予與楊子伯祥在京師時從游者數十輩皆北方豪傑之士何子印尼時爲學官悉禮而致之使朝夕治文字譚經書今年夏遇印尼於吳門出選文一袠皆燕中諸子之作題曰正告倪鴻寶先生所命名也印尼要予序其端予應之而印尼歸新城惻惻未報復念壬申之春倫子百式周子槃甫以故城一邑之文屬予論次既百式司教商丘別予而棣與予言所以興起文學

者予首舉劉子千之及歸而國表盛行商丘之學與萊陽並著聞私自設論京師天下之觀中州文章之府故城雖小南北水道所經也登萊為齊魯奥區神明奇偉昔天子嘗登祭焉地氣相近衣冠車騎相過從語言文字往來其間旬日大聚且二宋宦游之國倫予授經之地氣類召應其來已久萬吉人孫受之潘君懷三君子復大其聲名振揚後學予知能合三社為一家者必在商丘矣無何千之讓伯延仲選江北文

成貽書言指不出予所臆論兼以應社爲名取余始事數子之約期於白首兄弟無間言也余不能益千之即以千之之意爲序弇州濟南南北地曠自今稱之嘗如伯仲況在接壤何所不齊予於是又知江北雖廣徵述文行猶之雪園五子也

房書藝志序

予素不樂觀時文近益復畏之間以文質難者讀未盡三四義輒欠伸欲睡是以年來房書社文之選概屏不爲非獨省事御怨亦以便性所拙也迺受先九一一日持友人書示余曰子絶口不言文乃四方選役託予以行者其名且十數豈金人之緘國門之懸予其有二道耶予應之曰天下大矣家到而戸說予所不能也即託予以行者予亦不及知其人又安能必人之知

予與不知予其知予者以爲非予選也其不知
予者以爲是予也其無損益於予與無損益於
文等也予何辯焉二子曰子不辯善矣抑稱人
之善子之志也自此其何從予曰善不可爲此
痛世之言非君子之平情也見善而不慕稱善
而不極余豈其亡心者乎不然雖有罪猶爲之
郎房書之出予固委不覩矣然嘗出城南見受
先閉關取今之文甲乙焉未嘗不喜倚終日同
聲讚誦也受先益選雖錢驄乎然以爲其說同

以教人不欲率意應之於是評次所及疏解未盡加以更置又隱其處不使人顯知今選既成統一部觀之直受先書耳夫文章大勢三年一易前後爭勝各以相反爲高受先之尊先民尚古學持論在十年以前今亦猶是爾而世且役役目前私尊所聞朝販暮捨變化無塗宜受先笑而不答微言獨明也然而讀其書見其人即此一編較之君平簾肆史雲卜筮所得已多欲師受先者豈遠乎哉

章敬明令君稿序

予寓燕中時王子崇闇一日過予要予出城東門往問敬明余與之期如期往而敬明已南歸予悒悒邸居者累月又三年而始相見於松陵亦一異也敬明十五年孝廉三年學博士淸乾絕塵海内誦歎春官之試聲名冠冕次與受先等學士大夫欣相傳告謂二子行義文業相似遭際亦復不殊及筮仕爲令所遇又同官松陵旬日大治訟獄淸一賦役不繁謳歌在路不減

受先之宰臨汝也豈非同心之盛事大雅之齊
烈哉敬明穆行淵學深於性命其文務尚高遠
不以寒暑燥濕變其音貌予嘗私置評目文家
之有敬明猶詩中之有靖節然陶公篇篇有酒
閑情一賦為時所病不若敬明道氣無累更為
過之語曰古人不必賢於今良有以也同社沈
聖符吳扶九沈湛理學向取敬明先生之文置
諸几牖擬於東西二銘今為再廣所刻非神明
淇邦君之言也葢謂寓器於道先生在焉文者

實也善讀者能見其所以爲文則知實矣若綜言政事慨然懷古程純公之晉城張明公之雲巖其淵源乎此敬明所有餘予無以益也

吳長孺五袠序

近者吳子次尾走書於予云海陽吳翁長孺之壽同社義當有言予應之欲致辭而未及也𨓍頟子麟士復以翁之壽請予徵其故葢麟士之友程公鼎公鼎公鼎之外父黃兆先與翁平生最善公鼎因外父之意將升堂舉酒而侑以予言予更發次尾書讀之得翁二子子含去非所敘翁大略益歎二子善言父德足以起予也二子讀書丹山而隸學於武陵博文偉行通名四海意

在論述先舊推揚父母今者以五十爲端曰繇此以往皆順親之年也商山之裔始於宋代歷今益顯翁少稱孤子著令德有一弟俶儻英達聞聲儒林間乃復亡折不振翁之遇窮矣雖然弟有子四人而翁皆子之四子貧無田宅而翁田宅之稱弱不能有室而翁授以室家墜不得從外傅而翁使之學若翁者可謂善于用窮者也温潤之子高明之門望德澤者歸焉而握爭不施至於隤業巖居潛處家無盈囷而好言仁

義則行修不怠可以化俗凡人之窮通亦視其所爲耳世之沾沾一身惟得爲利者又曷足以量翁得失哉翁旣衣食教誨諸子事母日益驩母年七十覩翁居家行事每食必加一餐翁喜謂二子母髮白而今見班齒將搖動而今且善固起居出入當扶而今乃安步惟諸孫之孝弟有文以娛我母余則何德廼二子退而益勸於古兄弟私相約欲如翁所爲夫鶴鳴有聲潛魚聽之服蘭不厭則入薰不化二子之步趨若翁

雖係天性亦可以覲服習也翁年登五十長君
文君謀萃同人之觴羅於堂階翁竊止之應古
不稱老之意然翁之穆行著矣即欲抑而不彰
何可得也或曰翁大度人也推財樂施均惠於
鄉黨朋友麽塗敗梁必繕必治行路有殣必身
瘞之子徒稱其家庭得無見狹乎予謂之曰有
根之言不並於枝葉屋漏之士必文於公卿頌
大年者非羨其遥與輕舉亦謂其似嬰兒而已
麟士試以予言歸公鼎公鼎持之涉錢塘經桐

江而後抵新安偕其外父造翁之堂而致三爵焉始油油以退二子儒服儒言周折揖遜於下信閒居侍坐之文設於孝經者非虛也

壽吳太母程孺人七十序

甲戌之八月吳子長孺五十予爲文壽之其聚而稱觴者黃兆先程公鼎一輩皆其邑子也今亥之王正月麟士復語予兆先公鼎將大會鄉黨盛冠蓋直之新安舊里致賀於長孺之堂欲予更有言予問壽者何曰長孺母氏徵其年曰七十顧母少長何狀相夫子幾年丈夫子幾人則曰母年十八歸于吳四年而稱未亡然則吳翁夭化孺人哭泣之時長孺甫齡也今長孺且

爲老人上覩老母幸健甚無恙豈易得哉母家
世閥閱號芳千里程氏大父父皆孝廉選上最
與吳氏人地者舊相當爲婚姻母之夫子字吉
甫年僅下壽遺兩孤子孺人出也孺人始欲引
決以兩子故乃留曰宗廟之義大於泉隧爲死
婦易爲生母難夫君子行其大者難者是以汨
羅負石不若號哭秦庭伍大夫退耕於野及其
成功愈擊絮之死也孺人得其說以守身掛長
孺兄弟成人日益急廼季子不忝麟定則聞長

孫讀書好義不失封君大家子子含去非繼之
振學行弘聲名四方賢豪爭稱許謂方之西漢
萬石其父子間又有文字之樂則長孺之尊榮
顯遂其親亦何等也長孺之弟有四人長乃早
逝婦亦程也十日不食而死說者云觀感於母
故奮義不顧予聞之良弓良冶其言信然春秋
世無賢大夫後世作者悲之為之著論曰忠臣
順諸侯以事天子猶孝子順父以事祖父母於
祖父母其道一也昔者子含去非進言長孺令

者長孺進言太孺人九族之戚無不聞也莊居
客遊之人無不集也但慮言之不盡而不懼實
之不稱若母者朝廷之人也非獨吳氏之所行
也

余岸少廣易序

岸少杜門著易十年乃成其書字數義理古有棘下生不能難也迺持以示人讀者怪之豈百書皆儒惟易獨玄尋常之人驚說神鬼未可繩墨耶予聞岸少困窮讀書終年嘗無一日糧家人欲强之入市閉不應曰視此百卷書毋患不遇乃一日脫諸生籍復鬱鬱東歸不得志謂天道何昔者夫子筮命得易之旅悲而歎息岸少今日其旅之初六耶夫易書之作本于憂患岸

少廣易雖著自少時顧今日則其道益進孔子
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見者
謂三聖各自爲書其源流則一也呂蒙誦易得
之沈醉虞翻夢吞爻見夢小吏稱曰奇異猶寤語
耳岸少之易條徵古文辭緜本志伯祥深於經
稱其書必傳夫講說日盛經學乃絕講說者經
學之反也岸少言其反者而絕者復傳其意謂
操是以行愈於嘵嘵而求師夜行而無燭也岸
少之鄉多異人鄧潛谷先生易繹尤著先生以

孝廉老岸少逃于孝廉而亦抱易以名豈易貴
善藏歟然吾觀岸少窮達無改志出處無隱辭
用非一經四門之長公卿之師皆其後生矣

蘭臺居士瘞田序

聞之搖風隕樹枯條不存煦日在冬含務必發物無隆殺義有周流是以靈臺瘞骨諸侯服西伯之仁漏澤埋骸中國變宣州之俗匹婦叫呼而霜下孝子感動而泉生是皆說著精誠道兼存歿然末流漸降古制益微病坊徒設於李唐浮屠莫救乎殊域焚屍哭子但怨驪山之土厥負火出湯誰采北邙之松栢惟我善士乃啟弘心爲義旣不辭難好施必先悶死荷鍤而往寧

捐貧郭之田扶杖相哀忍捨一舟之麥淄黃行
路僮僕爭驅愁撻指之無家與杯土以正息若
夫寒飈釂栗逐狐狸之夜妖灼暑鑠金揮蒼蠅
之弔客日徘徊乎莽莽之野非求知於冥冥之
中乃知莊生長歎不尚虛狂裴相喜施豈資空
漠嗟逝者爲誰氏之子幸仁人有可食之粟然
則金經善寫猶然楮葉之雕佛像勤裝未足眉
毫之補孰如觀型居士共助美因使流民誦中
原之有菽山鬼且長夜而知歸乎

程楚石近業序

楚石客豫章凡五月然已更歲首則兩年矣近方别士業左之小星茂先諸子東歸出橐中二卷一卷雜詩皆登臨飲酒賦别謝人之作一卷制義則其禪棲旅宿所私命爲日課也昔人言詩文二塗高篇大冊不通於微吟短詠況時義速朽體近訓詁欲以詩家之心强飾體貌亦婦人冠側注耳楚石兩者皆工其文淸新夷妥偏似其詩然則摩詰畫中之詩詩中之畫以今彷

測或有然也楚石好與正人游性情斐惻見於
文詞宜南州贈別留連不已楚石歌驪駒在門
士業諸子歌客無歸耳

復讐篇序

春秋大復讐其義非獨國君也匹夫奮難捐肌膚急君父無不勉焉讀書伏節者抑生忍死事著論載即欲不傳又烏可得乎予讀安順陸氏兄弟復讐諸紀竊心好之謂古季布原涉不如也及亥其人徵當日行事安氏初不順脅諸苗民爲亂虐兵稱七十萬縣木石治機械攻安順凡三月城乃不守陸氏不屈死者四十餘人起鵾借弟起鵬挾父孝廉從火中出亂息始得歸

身瀕九死屢得父子無恙幸矣安酋僞順羅戎復煽討咱孝廉分梨之起鵬賣爲人奴七年達其事于起鵾乃得贖起鵾諸生明大義起鵬武人强力工騎射號帥府請誅殺父者帥府不與直挺身走賊鄉伏夾道中射死殺父者四人削樹皮書之於是起鵬走蜀起鵾走楚及吳四方之士哀其遇壯其節各爲感慨泣失聲臥子之詩悲而直與游之傳篤而婉彝仲宗遠嶙峋幽折傅以變文海内所贈說多予不能遍讀要此

數子者亦足槩生平矣張睢陽段太尉在唐册
忠烈首顧其行狀遺事非韓柳不傳復讐義與
死國等諸君子之言可以愧魯莊矣

王文肅課孫稿序

嘉靖之季文尚弘邈吾婁相國起而昌大其事觀斯備矣當時稱述大家者咸云瑯邪探放六藝太原綜切義理兩家嶽嶽儒林間四方車簦輻湊其鄉童子謌謠丈人播說未能先也

神廟治太平久相國左右奬弼功遂名立退居里中喜論文字嘗曰緱山先生復以一經旗天下四方識與不識言制義必趨太原郡邑望風彬彬可睹相國則負暄灌花闢圃舍督諸孫其

中每盡一義邑中傳覽如子瞻字紙須臾錄記輒有數十今之存者大率多里塾本也相國初應春官試文成千言淼浩博瑋萬物涵負後知貢舉則簡辭命嚴繩準約繁使理體無跳躍迨讀其課孫諸篇長短豐約不可一端其要曰中理切事而已坤厚載物氣兼四時發不能藏歛不能出皆非地所有上之於天事亦不全觀相國之文道器存焉後之作者極規五行或得其一不若地本所謂制受先後必繇中央董子之

論曷可誣乎相國諸孫玉苗山立辭苑鏗鏗長者早謝獨璽卿烟客躬仁義秉經說授諸子諸子年未勝冠帶騰踔高厲慕誦三代宗族之彥接肩年俱一輩時從予問爲學予曰學文講可矣此豈獨爲太原言哉制舉之道各有其傳漢人尊師數世不易唐初佐命無忘河汾遠言高山忽於几闥非學所聞今太原存藝天下之左圓規矩也循之者安畧之者敗使不朝夕誰執其咎予懷先民此基之矣或謂肥遯之言作者

白虞通之廊廟非其質耶然則晉公之堂溫公之社將不傳歟學登於本朝而家庭先之爵服一時而道德語言施於子孫相國之藝曾玄以下實世守焉考父有銘春秋所託孰之後之夫固知宗廟之文閨門之書其義一也

壽王敬之六十序

鳳里多壽人長者亦其風俗也衣冠之士挨屠而居讀書登庠序父子兄弟相師友歲時伏臘聚酒飲會所言皆敎孝弟後生小子伏席聽退而修出則交相稱也以予所聞世而士凡若此者數家其前輩耆壽當齊年里中欲致鮮腆朋酒輒匿不應謂爾我皆樸貧無用此煩禮獨敬之六十群獻壽盃其子正文茂才意又不欲以幣帛酒食溷老人所云致敬者予與受先文字

兩篇麟士詩數章往五十里迎予常來登堂飲茗雜以酒果歡笑一日使壽者側弁而舞則足矣敬之年近高顏色甚少予與游且十年亦不知其為六十許人同里能言其生平者謂敬之善導引能淡食故行年老而不衰又謂其虔事神佛像自少迄今如一日工書即日書法華嚴經每卷為常度里中天帝閣圮不葺即獨經營庀衆材新之是非媚神求福者顧其所為近來年矣予謂是不足竟敬之敬之存心厚處家

和與人溫恭有禮善飲終日而無酒容長壽理
工方術時爲小兒醫及四方友人相對巿闤不
一名其能此殆以天全者耶文率父之志力學
修古大業爲當代名士每引論義槪不難以書
生抗强武及左右大人則嬰兒也敬之每歲入
山采茶正文佐以脯修傾橐中金乃已邑人嗜
茶爭交敬之迨與敬之交卽不能忘以爲其人
可親近過於所嗜敬之固落落乃小物能名若
此要觀其父子行事知天之所益不徒以年齡

上欲志鳳里引予言記德孫必自其親戚始矣

樊淡叟程士稿序

郡邑童子之試於有司以吳言之其數萬也文則再倍其數又萬也淡叟涉三日而奇者畢起擇其尤月數試焉品論高下諸童子幸聞未聞退而私喜謂技止矣使先生爲之必有異然不敢請一日先生高座呼童子來前出文一卷令童子縱觀之諸童子讙呼走視題各爲篇篇每生義皆淡叟筆也淡叟指誠告天率意采拔大半漏屋饑餓之士多讀書無生產者夫睽睽萬

日欲以一人相攝其事誠難拔數十人於萬人之中亦云勞苦矣酒先生一卷文出諸童子遂不敢以雄名豈太山之山黄河之河流壞盡矣復何所云抑淡叟愛士善教誨引達將納諸子於軌物固不能無言也淡叟少與譚友夏兄弟領詩文宗長羣籍性命無不深貫時義小道亦子瞻所云文人之奇生於不得已然先生發策小子循牆欲觀先進源流已備昔朱邑循良張敞勸以薦士雋頁治蒙其士風貧而好學試量吳

係於西漢淡叟亦今之朱焦也

壽陸卿陸太和先生七袠序

甲戌八月之五日陸卿陸太和先生以七十生辰里中爲之上壽時先生尊大人靜原先生年高九十有八偃仰家庭健履善飭先生起居飲食惟謹於是賀先生者聚族謀曰先生功在王國德被生民先生之壽信矣推而上之靜翁其本原也今將獻辭以何者爲端某應之曰稱壽之義原於五倫五倫之大父子爲先太和先生入事靜翁有子道焉退總家政諸子羣孫左

右侍有父道焉父子之行兼於一身執是以壽先生天下之壽其誰加諸父母之生子也必欲其長長欲其壯能拜跪則欲其識方名能識方名則欲其讀書成人以有事於四方是以日月之流憂其疾病顯名之後願其壽考父母之於子望其全而歸者無窮期也世之謀悅其親者或以爵位或以聲名求其抱盛德享大年以隆所生者百無二三又烏賡覩大孝乎先生筮仕爲令令且劇邑難繼奶先生以廉仁擘治之六

年而風俗大化士無妖服民無破業及今三十餘年其邑歌思不衰既以治行第一官御史直聲震動公卿間時大璫執衡逆逞欲鋤盡海內正人鈎黨之禍吳楚尤毒先生持斧按楚務在洗除安全楊忠烈公闔門纍係考竟所坐贓物當事者欲因以勦絕其後先生出鏹金代輸且時贈遺太夫人及羣子使無苦既畢使命入朝黔亂不靖舉朝高公之節謂此非公莫理也於是公復蒞黔踰年乃平夫盤錯之地萬里之行

爲人臣者載命而出不遑夙夜固其分也若以家庭言之白首在堂勉以私愛不無戀戀靜原先生獨勗先生以義謂若勤王事毋念老人繇是先生安其馳驅不病内顧已而御史秋滿晉官冏卿先生念靜翁甚請歸省視家居良久奉靜翁升眺最歡中朝以程期敦趣先生不得已而後行一伏謁即告歸都中諸士大夫送之東門曰居家有三年之淹在朝無一日之留何公行之亟也相率謫先生爲孝先生歸見靜翁抱

持如平日長君子就式君子堅深文義醇行履
以娛樂其間某之大兄備在子婿時侍顏色一
堂之中方袍白髮愉愉如也然靜翁年及期頤
行不持杖先生當養學之歲容貌如少壯時道
義內充而行年向遠先生之答親者至矣中翰
吳公傷菴先生之姻家欲壽先生而問言於某
惟某亦莫能名先生之德一爲稱其本原若欲
圖先生父子形象與賓從子姓之盛上尊舉酒
之樂以名於世之縉紳賢豪長者則兩漢二疏

故事爲最質矣